



漢書評林卷之一上
高帝紀第一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眾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沛

沛縣也

劉知幾曰漢書帝紀此其最勝者

王維楨曰此紀指次楚漢得失

興亡處間多撮籍紀而併入之

以故較史記更詳而整

隆按史記先紀項籍次紀高祖

迺詳于楚而略于漢漢書首紀

高祖後傳項籍迺詳于漢而略于楚

又按毋媪連下讀方與下文父太公往視句法相對
茅坤曰事雖幻而敘次亦錯落隆按孟堅漢人也首紀漢世系而不書太公何名劉媪何氏豈高相民間崛起湮滅無聞而當時又未皇典禮之事後世遂無從考證歟據皇甫謐有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媪媪姓王氏
劉辰翁曰見蛟龍于上猶范增言吾使望其氣皆成龍意非必

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皆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蓄
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
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遇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太公往
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
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
不作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
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
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
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
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
師古曰在頰曰須在
頰曰髯髯音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
為鷹子吳楚俗謂
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
開大之貌音

與龍交也史記
交作蛟

田汝成曰廷本
平聲而師古音
定方音也

劉敞曰常繇常
字當作嘗

洪邁曰史敘高
祖觀秦皇帝曰

呼活
反
用補
館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上
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
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
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
貴賤
也
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
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
也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讀曰遙古通用字
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喟然大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是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

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

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云匿初沛中豪

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

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師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賁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賁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

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今號令也大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音弋鼓反乃給為謁曰賀錢萬

應劭曰給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

耳給音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徒在反

其錢多故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今於尊處蕭何曰劉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

所訕師古曰訕此謂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呂

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

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之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

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沛令善公求之不

於文為順

杜牧曰呂公之相誠不謬矣然呂氏大族也以一女子偷竊位號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邪禍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詎謂其善相哉

隆按酒闌酒後酒罷相喚應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凌約言曰過接處點出呂后又點出孝惠魯元為下文老父相母于張本
劉攽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多有如此追言謚者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

高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師古曰公

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

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諡。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諡也。韋說失之。高

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

名吏休或謂之告。告又音學。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

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嗥二音並無別

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呂后與

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舖師古曰

舖屈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父亦謂之舖。國語曰

國中童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

也。父本請飲后因食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故言舖也。舖音必胡反。

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

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

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

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

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

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

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

隆按史記皆似君此作以君文義更深

王鑿曰此言遂不知老父處下言因忽不見皆神之也

放美曰或問沛
公斬蛇神母夜
哭信然乎予曰
適然遺蛇而斬
之無足怪者適
若神母夜哭竊

疑沛公族老嫗
為之又嗾人告
焉使神其事以
鼓西向之氣爾
觀田單守墨而
天神下降陳勝
首揭而魚腹獻
丹書頰可擊見
隆按斬蛇夜哭
詐耶則流火之
鳥躍舟之魚自
古已然矣矧東
南天子氣五星
聚東井種種奇
異是可人力致
乎蓋天生一代
與君自宜特有
非常之兆以開
其始恐不可以
天神魚腹之詐
而遂概疑之也
又按已上曰見

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時時冠之

師古曰

時時冠之

師古曰

息之暇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

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

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徒多

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到豐

西澤中亭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夜皆解縱所送

徒曰師古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

反義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令一

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

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

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

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

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

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嫗因忽不

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

漢書卷之

高帝

五

任

交龍于上曰見其上有怪曰赤帝子斬蛇曰東南天子氣曰所居有雲氣皆兆之徵于天者曰兩家折券曰呂公許女曰老父相大貴皆兆之徵于王者班史歷次于紀之首以見帝王之興有徵于天人云又按此時高祖初起天下未定故以秦紀年田汝成曰陳涉起斬本音祈而蘇注云音機蓋方音也隆按陳涉起斬一段加七月八

之也音一涉反師古曰厭塞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遠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縣名屬沛國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遣武臣

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力少八月武臣

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

月九月字較史記更有頭緒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師古曰曹參為君為秦

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

師古曰時古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會音快高祖之

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

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欲誅蕭曹蕭曹

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射城上

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今共誅

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不然父

田汝成曰乃閉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符蓋方音也隆按高祖書帛射城上之語即上文所謂劫眾也許應元曰高祖起沛時沛父老子弟共殺沛令

沛今共誅

以迎高祖羽起
會稽亦殺會稽
守第沛令負高
祖而沛父老子
弟自殺之與藉
之手刃毀通絕
異又高祖起事
便思完沛父子
兄弟而項梁父
子徒以兵力逞
此成敗所以異
形也
隆按不能完應
室家完願更立
可者應擇可立
立之皆文吏自
愛應非敢自愛
又按聞劉季奇
怪即上文所紀
白蛇雲氣之類

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不能完父子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弟之黨，故總而言之。此大事，願更立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

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

而擊鼓。應劭曰：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擊呼之。廷，禮也。禮記及大戴禮有擊廟之廷。

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慎云：擊，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擊。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擊之，豈取擊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旗幟皆赤。師古曰：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

由所殺蛇白帝子。

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

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

隆按是月以下
先提諸侯王一
時並起庶下文
敘事纔有頭緒

此史記所無

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

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戲音許宜。

反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沛公攻胡

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

平其名也。師古曰：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

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

王維楨曰：史記索隱云：師古謂得為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州守壯而殺之，此說是。

海之縣也。讀如本字。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司馬

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瓚說是也。其他即如文氏之說。今魏地已定者

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

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

徐禎

反為魏守豐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

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

為趙王

鄭氏曰歌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歌音毒歌師古曰依木字以讀之不當借音

東陽

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

名也臣贊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鄉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

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在留

師古曰留縣名

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

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

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司馬尼將兵北定楚

地

如淳曰尼章邯司馬師古曰尼古夷字

屠相

師古曰相縣也

至碭東陽甯君

沛公引兵西與戰蕭王

師古曰蕭縣之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

二月攻碭三日拔之

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

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

曰下邑

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

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

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

小將別在

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

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

隆按與故合九千人者以故所收沛子弟三千合今所收碭兵而言也此續密處史記無此句又按引兵攻豐二句結雍齒反為魏守豐案且為後不復豐與先封雍齒張本

隆按懷王之立史記但云盡召別將居薛漢書改沛公如薛與

項梁共立云
見兩人俱北而
而事楚則異日
沛公所為縞素
發喪以聲項羽
弑逆之罪者庶
幾有本末云

劉辰翁曰環水
或地名或水自
環其地以為决
水自環則無此
兵法又張注恐
非

濟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

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

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

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守濮陽環

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沛公

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

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

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

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

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

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

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

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

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

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

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未及史記漢未改秦

陸按當陳勝遣
數十萬師入函
谷關非邯率驍
山之徒擊之則
長驅直擣咸陽
秦亡且暮間矣
所以能支撐兩
歲猶克陳勝降
李良焚魏咎困
張耳殺項梁者
皆邯力也此其
將略豈蒙恬下
哉惜其助桀為
虐不免身名俱
滅耳
茅坤曰以下與
史記互為文稍
相亂

漢書卷之二十一 高帝

廢也。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

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

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

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

隆按：先入定關中者，上之一句。楚漢所以兩相殘殺而天下率歸于漢者，根本在此。

呂祖謙曰：看楚懷王諸將言便合知楚漢得失。

也。獨羽然秦破項梁，奮勢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

類。如淳曰：唯音祚，笑反。無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

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

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謂涉為前陳王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安有後陳王乎？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

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

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

蘇轍曰：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執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于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

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

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

曰都。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

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章昭曰：栗沛郡

縣名。遇剛武侯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奪其軍四千

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

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

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

隆按羽殺宋義語詳羽傳

隆按羽大破秦軍語詳羽傳

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

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

臣瓚曰：陳留傳。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其基

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酈

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

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

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亦又戰曲遇

王維楨曰：酈生一言高相即起謝上坐即此便見大度處。隆按史記襲陳留下有得秦積粟句沛公入關籍以足兵餉不可去。

隆按當時諸侯兵亦欲入關以故沛公不得不急

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麟大破之楊熊走之

榮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

言使人將行徧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

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

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

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

月與南陽守龔戰師古曰龔音蟻雙東音蟻雙音昌由反大破之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沛縣也音於沅反

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張良諫曰沛公雖

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

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

圍其城矣師古曰文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

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南陽守欲自剄鄭

遲字作遯亦徐緩之意也音黎南陽守欲自剄氏

口剄音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

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死未

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同屬官號恢音口回反死未

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今足下盡日

王維楨曰陳恢之說大略與子房意同蓋恢雖為其死計而沛公因得一助矣非漢業之將成耶

隆按自懷王定關中之約沛公始從破攻昌邑未下則去而襲陳留矣已又攻開封未拔則去而屠潁州矣已又攻平陰不利則從轅轅至陽城而引兵過宛矣此不待其既下而即去者以急欲入關之

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

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今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南陽

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

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咸鯁也。

王陵安國侯王陵也。師古曰咸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

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婆

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為番今故號曰番君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躄

故而惟宛最強如復引而去如他邑則從後追擊未必非入關一阨也以故子房危之而得陳恢者約降而為之先聲而西諸城遂刻期而下矣沛公所以得先入關中者其次第如此班史指次歷歷如掌劉辰翁曰所過毋得鹵掠秦民喜置析酈皆降下不合宜從史記

隆按邱降項羽語詳羽傳

謂略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

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

服虔曰瑕丘縣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八月沛公攻武關

應劭曰武關秦南關云姓瑕丘乎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

在析西百

分王關中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

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

嶢關

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

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計而不載其說不如漢書詳

劉放曰按五星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并蓋五星本以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

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使酈食其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

監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

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費山蘇林曰費音崩擊秦

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

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

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

秦十月聚東井高帝迺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仍人言不改爾

隆按沛公于所過禁毋鹵掠入關不殺秦子嬰與封秦府庫不取此皆王者作謂長者扶義而西正以此

即今所謂霸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

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轂也係頸

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墜也轂

弗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

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遊之師古曰

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因為名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

將命者持之以為信枳音軹軹道亭在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

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

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

陳仁子曰高帝約法三章為父兄除害沐以所好而解其不堪是非未見利害瞭然秦漢興亡决此數語矣洪邁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于此矣蓋禮義感人心其寃至于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物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

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

耦語者弃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弃市者取刑人於市

與眾弃之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

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

李二說意並得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

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觀

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

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

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

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

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

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

岸尚有舊關遺跡焉穀城即新安母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

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

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相珍

唐順之曰帝初入關其執誠不足抗羽曷若且拘關中以與之辟處一隅蓄銳養威以待其變之可乘而後一舉而斃之大業可定也胡為汲汲于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徵倖于鴻門之謝耶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隆按點出曹毋傷使人言羽發後案

又按班掾取史記項籍紀所次鴻門事參入于此故獨詳胡績宗曰亞夫已知沛公之人事如此天命如此而猶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傳曰識時務者在俊傑蘇子以人傑稱增吾斯之未信隆按先提兩家兵力不敵起沛公謝羽案又按伯為羽同族即羽無道當如智果之別族可也迺以善張良故陰助沛公自滅其族伯之

寶蓋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

父猶管仲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一本云其志大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

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

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旦日明旦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

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

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

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

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

罪淫于丁公哉古詩云鴻門舞

劍甘為虜廣武杯羨脫若翁為

楚不忠如定罪未應項伯後丁

公足為伯斷案

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

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

曰籍謂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

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

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

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師古曰巨讀曰詎詎

也猶豈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

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

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彫反將軍

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

唐順之曰高帝鴻門之謝不可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

隆按即夜應夜馳謝曰應來謝

乎親如項伯能必其不我欺乎亞夫之弄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于此帝其殆矣故鴻門之謝非計之得也幸也諺曰料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劉子翬曰楚漢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晨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

相見師古曰意不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忍師古曰動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

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壽畢

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

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有頃沛公起

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獨騎與樊噲

斬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

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

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

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沛公歸數日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

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

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隆按同一入關也史次高祖所過禁毋鹵掠不殺子嬰封府庫而以秦民大喜又蓋喜結之次項羽一一與沛公相反而以秦民大失望結之楚漢興亡已决于此又按當羽既存鉅鹿降章邯擁四十萬眾入咸陽懷王特塊然寄坐于楚者且而于羽致命之日獨毅然曰如約而漫無瞻顧詎不謂英君哉而卒不免滅亡者特以處執單

今沛公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

弱且無腹心股
肱之助耳惜太
史公不為立世
家言而班緣因
之遂與當時景
駒韓廣董增耳
可悼哉
王維楨曰羽怨
懷王云云是史
氏揣摩其意了
入關一案而項
羽異日遂弑義
帝已胚胎于此
云
隆按如約後約
主約背約血昧
聯屬根懷王與
諸將約一句來
又按曰自立曰
更立曰立正見
實不用命處

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本定天下諸將

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

正月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

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

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

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

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

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

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廢丘孟康曰縣名今隗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

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

置項羽以董翳都高奴師古曰今楚將瑕丘申陽為

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

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番君吳

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故齊王建孫田安

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

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

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

先

郝經曰高帝不與項羽校戰在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故後世稱帝王知進退之理者以高祖為首

隆按班掾補張良辭歸韓句纔見良為韓本旨又按史記韓信說漢王徐廣注韓王信蓋是時淮陰信尚未知名也班掾認為淮陰信故特為補出拜將一節而以此說為問計之詞及其傳韓王信仍以此說入之何自相矛盾若此合從史記原注為韓王信

音是也音都薊師古曰薊即大胡反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

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

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

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

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

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

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羽

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賈田灌韓傳羽

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

六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

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力在杜南如

序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

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

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

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

音示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

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

之歌謳音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

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

讀曰齊築土而高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

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

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

茅坤曰漢王引兵從故道是得着處羽無西意而北擊齊定失着處

隆按羽之分王一任愛憎此田榮所以怒而自立陳餘所以怨

曰企謂舉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

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

謂謀而取之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

地故曰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留

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

曰縣名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

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又大敗

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

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

而歸齊也羽益自樹敵矣

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

縣今屬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

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

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

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

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

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

蕭公角擊彭越孟康曰蕭令也越敗角兵時張良徇

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遺羽書曰

隆按東意東歸東鄉東如與不敗復東脉絡相應

又按繆以為不復東此丘家謫計也羽烏得據以為實而遂池備于西令沛公得因以定三秦而東出成臯爭天下

陳埴曰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音翁羽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與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那緝二字並音互林反陳餘亦然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

王維植曰良之始歸韓為羽立成也其終復歸漢為羽弑成也良于帝有元勳故帝紀中獨詳良之出處如此

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

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

上塞晉灼曰崑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音宥春正月

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王稽曰三老古
秦之舊法而厚
其恩禮責以教
化則漢祖蕭何
之規模也

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也。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瀆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

徐一夔曰三老
董公其秦漢間
有道而隱者乎
不然何其言之
符機際會而粹
然一出於仁義
道德也
隆按董公揭羽
之不義于天下
使天下昭然知
其為逆而漢卒
席以定天下功
豈蕭曹下哉今
考楚漢春秋則
已載董公封成
侯矣及史記漢
書功臣表所載
若而人並不及
董公何歟脫既
封之則史氏必
不佚其名矣
又按東伐與不

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有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

敢復東相應
劉會孟曰告發
喪語至善先秦
以來初見此
何景明曰高祖
為義帝發喪舉
其所不當也舉
其所不當而白
之天下然後天
下之重在我
劉鳳曰君之視
父奚若漢王真
其父若散徒于
義帝何有而為
之縞素
隆按縞素一舉
彷彿湯武放伐
矣然而非真也
假令義帝亡恙
漢王能久出其
下乎要不過假
羽失着因以迫

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
曰袒謂脫衣之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發使告諸
袖也音徒早反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
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
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
侯及王耳自謙言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由榮弟
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
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取天下云爾觀
異曰者秦王楚
隱魏安釐之屬
皆為置守家即
田橫亦為改葬
則何以于義帝
而顧寥寥耶
劉放曰張耳奉
頭鼠竄安得有
兵五諸侯者陳
餘其一也事見
餘傳

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
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
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魏韓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
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
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
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
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
尋此紀文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
昭然可曉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
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

劉會孟曰漢書
有復關中除租
稅置三老賜酒
肉等政是兵間
規模宏大收拾

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

人心虞于長失
之一睢水不流
之後若無大雨
揚砂晝晦楚安
得亂高帝安得
走了長失之二
朱子文曰於文
求室家下多室
家二字相得下
多漢王二字

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晝晦晦暗也楚軍大

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

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

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

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

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

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其審則為食基趙則食

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

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其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吕后本

避楚軍乃反與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吕后兄周吕侯

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澤也吕縣名封於吕以為國師古曰周吕封名令武其

謚也蘇云以將兵居下邑師古曰漢王往從之稍收

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

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

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

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

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

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

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韓信亦收兵

隆按齊與九江
楚與國也漢王
遺齊及書使楚
背無所倚則羽
果北擊齊而漢
因得定三秦出
成臯已復說九
江叛楚斷其右
臂則羽果留擊
九江而漢因得
收兵復大振京
索間他日漢與
楚相距滎陽漢
王又令彭越為
游兵攻其必收
使其瞻顧不暇
而漢因得絕其
糧于梁地此皆
漢王得着處而
楚竟以此斃矣

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

漢書卷九十五 徐禎

漢王自謂五靈
關智不能關力
正此之類

劉辰翁曰惠帝
六歲而高祖立
之此一時權宜
為繫人心計耳
又曰集諸侯于
此與劫五諸侯
意同

楊慎曰高祖自
漢中東出司馬
驍董欣望風稽
顛獨章邯堅守
廢丘踰年不下
至于引水灌之
然後破此豈脆
敵哉惜其不知

所事身名俱滅
嚴尤之于王莽
徐道獲之于盧
循皆一律也

呂祖謙曰料魏
三將不能當韓
信等此知人善
任使處

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
灼曰音冊師古曰音求索之索
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
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地名在滎陽西北
山上臨河有大倉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六月漢王還櫟

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

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謂南京兆

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人相食令民就

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

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他皆類此

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

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

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茅坤曰取教倉定魏下趙皆漢之得者處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

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隨何既說黥布

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于問反布戰不

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

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攷反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

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

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

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

王維楨曰方次刻印即次銷印才見漢王從諫如轉丸處

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今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

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覓反次下

及問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

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

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羴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在左駢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

劉知幾曰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

王樹曰班史于節義事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

長書卷五

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隆按信之忠誠一不至是乎信不燒則帝不脫而漢之大事去矣厥功詎不偉哉而胡帝不錄其功史家亦莫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忠誠不白于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

又按出榮陽與圍榮陽相顧王庭壽曰出宛葉以分其力其謀發于轅生取教倉以饑其師其謀發于酈生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榮陽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樅木之樅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畔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榮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亦同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

于是堅壁不戰養銳以待其敵則轅生之為也太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城下之功則酈生之為也然而酈生工于謀國而拙于自謀固無憾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徒主組高于酈生遠矣

李觀曰麋軀冀於不朽不朽在於立節立節在於顯主主顯節在於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私演內肝殊也豈非臨難不苟免臣輯睦他皆類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反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走今近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榮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若非漢王敵也羽亨

耶

朱子文曰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皇王門何乃迂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隆按鄭忠之說即轅生本指

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樞公而虜韓王信

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

是也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北門北渡

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

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

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漢王得

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戰郎

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師古曰音烏板

反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

隆按敘曹公事本史記原文而先後之

屬也積音子賜反聚音才喻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

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

曰挑戰擣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挑音徒了反臣瓚勿令得東

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

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

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

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

答於成臯谷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士卒半渡漢擊之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谷長史欣皆

自劉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

榮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空山上

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

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

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

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

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凌約言曰負約是本情固宜首及之陰弑義帝罪莫大焉而數

之為九蓋惟據事之先後言耳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

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

于時人相讓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

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羽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

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

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

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

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

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

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劉會孟曰掘始皇墓獨見于此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

徒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隆按數羽罪一應前文

一應前文

隆按高祖教羽十罪斷則有餘矣然竟為飛鏃所中其于料敵之智或淺也因以見楚于校快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爾

朱子文曰彊請下多漢王二字當云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臂而捫足者以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臬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

于此以欣舊都故示之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其為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

劉會孟曰初弄賦與北貉燕暴騎未助二事皆合載于此則自

王。八月初為算賦。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

知羽食盡少助良平勸歸語最

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與作衣衾而斂尸。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

是

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

隆按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羅大經曰吳請成于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漢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隆按史記止曰用張良陳平計而不載其說

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

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

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

曰幾本所謂作此字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漢書評林卷之一上終

